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五十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宫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懐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

千五百户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户隆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内不復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

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㝢禮舊為先畿内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為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遥欣為荆州轉昭粲為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

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為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

授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始安王遥光誅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宫殿不暇脩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

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録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為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為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兖

二州軍事南徐兖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寳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絶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寳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寳玄為主寳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黄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寳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吕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秉八㧓與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往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

得朝野投賓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賓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名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𡉄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賓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寳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為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為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為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内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内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逃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寶夤入宫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為

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為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為建安公改封寶夤為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為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兖青冀五州軍事南兖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

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為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為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為中護軍北

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順有勢況親無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賓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蹢䠞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髣髴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夭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

南齊書卷五十一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兾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没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

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賓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克斥賦税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

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吏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為豫州叔業為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為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為佐數年九年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具有幹用仍留為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

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為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隷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黄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勳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為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堺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

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内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偽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

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偽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偽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

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為直閣殿内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檦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

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為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

州別駕慧景初為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為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為荆州慧景留為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

為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為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為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為官軍所破走氐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劒閣掩討大摧

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世祖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黄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為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

景為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

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偽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偽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偽司馬孟斌向城東偽右衛將

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内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鬧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壊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

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檦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瑯邪城送之帝戎

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内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為直閤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

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為内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為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

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

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
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
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
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
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
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
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
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

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釆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

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為漁父所斬以頭內鰌魚籃

擔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為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户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

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

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彼子然之舜壟畝之人猶尚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旣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髪之寃尚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

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俾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

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没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宽䰟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

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究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頴冑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

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為明孔吕二人誰以為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為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

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
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内恕探情無玷
純節今兹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
鑊然臣雖萬没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
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
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
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襃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
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惟陛下孰察少留

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為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為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為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忝生實為陛

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
寢昌不可不循寢徵寢滅不可不愼惟陛下熟察詳擇
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
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
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
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
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
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

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冤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隷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歴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刧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

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歴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叅軍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還復為直閤歩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

外數日意稍釋名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
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參軍南
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
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
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
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
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
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

西中兵改領河東内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

職局多使闗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籖密以啟聞世祖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即位為領軍

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

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

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

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横海所以寀甲於
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
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秉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
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
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
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伏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
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
能守畋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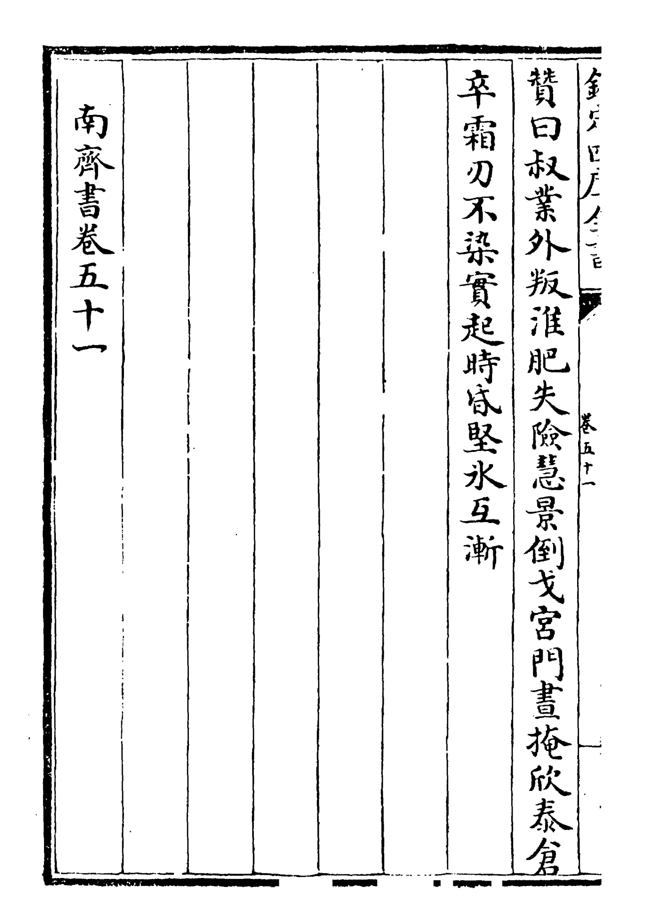
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具當别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為至今為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既為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為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姱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説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

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為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

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寳
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
入宫兾法珍等在外城内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
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伏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内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
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
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轟讙於宮寢戈戟跱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東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𦨖之捷獻俘象魏瞻麾望烽窮壘重闢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氷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崔慧景傳四月回軍廣陵○臣祖庚按此有月不日東昏紀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通鑑考異曰按長歷是歲四月庚午朔癸酉乃四月四日據此則四月四日慧景已棄衆走矣而傳云四月回軍恭祖納之文云十二日恭祖復攻之城陷紀傳前後各不相顧又按紀云夏四月丁未慧景於廣陵襲京師通鑑考異曰是歲三月辛丑朔丁未三月七日當作三月以此考

之則回軍廣陵亦當在三月紀傳作四月誤也

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臣承蒼按南史云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與此互異

單馬至蠏浦為漁父所斬○臣祖庚按南史云慧景單馬至蠏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為慧景門人時為蠏浦戍斬慧景首送都與此小異然既云漁人又云為戍未免矛盾南史固未可據也

張欣泰傳時年四十六〇南史作三十六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五十二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邱靈鞠 檀超 卞彬 邱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沖之 賈淵

邱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為吏州辟從事諮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諮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為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為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為吳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邱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

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叅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叅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故敕知東宫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為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

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為髙平
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
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
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
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
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
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
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

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内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録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説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録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寃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為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藴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云

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遏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䩮䩮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

護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䖝有謗言朝生暮孫若吾之䖝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掐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歳焉其畧言皆實録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

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為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治作東治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

逰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曁令被王敬則所殺

邱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叅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叅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

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覩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塡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

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邱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内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黄門中書靡不畢集搗翰振藻非為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

以才賜列具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罸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具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虀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轘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具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隷可謂衆矣攀龍附驎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

可謂寡矣徒闕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𦲷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偵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蔚羅之會旣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徼賜存在少沾飲戲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絓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内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旣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為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

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為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為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澁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為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為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

景素敗後解褐為州祭酒太祖為鎮軍時邱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為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湏卿書成當相論以禄

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為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為慇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為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

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叅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别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竒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暠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叅軍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宫商厥與約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宫羽相變低昻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蕳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歴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

可謂揣情謬於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

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祕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

句意之所綏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

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

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

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脅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
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為辭為始安王
撫軍墨曹行叅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
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
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
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慤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慤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慤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慤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慤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慤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

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塼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為郡守遂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叅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叅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

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叅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遜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遜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遜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叅軍顥上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

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録黜陟遷補悉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

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踈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筴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歷踈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

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歷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

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
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
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即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
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
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
七令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
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兹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
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

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令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竝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

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令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

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厯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為婁縣令轉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毁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歴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

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薄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為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

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為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傖人王

泰寶買襲瑯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遥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為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吕也藴思含毫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禀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

貶顔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絶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騖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彦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内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顔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顔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
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未為準的而疎慢闡緩膏
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
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
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

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二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卞彬傳虱有謗言○南史言作云

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南史襟作袴

服無改換掐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南史無此十三字

復不懃於捕討○南史於作之

孫孫息息○南史息息作子子

王智深掘莧根食之○南史莧作莞

陸厥傳低昂舛節○諸本同舛節沈約宋書論本作互

節

賈淵傳淵坐被求當極法○求南史作收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五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

末朞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别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緑水之間秋月春風之

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猋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

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録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辯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子
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
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為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
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
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
南郡內史行荆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
劉玄明亦有吏能為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翻問之玄

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惟日食一升飰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為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
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勑靈臺知星
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
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
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
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乃

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名入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

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絶左右啓
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
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絶愿以侍疾
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
交關質録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
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為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
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
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辭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袠淵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

弟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為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為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為書戒喻攸之太祖省

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勑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勑褒賞進督秦沛二

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勑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藴
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
始安内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
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
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

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産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顗字彦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為參軍昇明末為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

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

誅

沈憲字彦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説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為主簿少有幹局歴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棊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

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為豫州太祖擢憲為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為兩縣世祖啟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為會稽憲仍留

為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為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兗州憲仍留為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為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為良吏憲同郡邱仲起先是為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

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為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為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為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為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為少府卿吏才强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譏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禄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初為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為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

夏內史還為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為寧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為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

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朞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茍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偽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烝烝小民吏職長親棼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瞀寛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南齊書卷五十三

南齊書卷五十三考證

裴昭明傳我不諳書○諳南史作讀

沈憲傳少為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臣承蒼按寅之即演之梁時以演與武帝諱同音故去水旁為寅如張續止稱張寅亦其例也沈演之以元嘉二十一年為中領軍事見宋書本傳

南齊書卷五十三考證